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墨药

李永生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非外借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主题 (30) 名家经典作品

墨药

MO YAO

李永生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墨药 / 李永生著. — 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 2017.6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-7-5493-5536-5

I. ①墨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3367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江西教育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3.75
字 数	155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5536-5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7-58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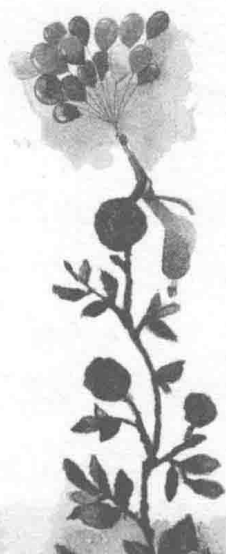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-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

清茶	/001
神仙师徒	/004
生命的绝唱	/007
八路墙	/011
请您投降	/014
弹西瓜	/016
穆小盆	/019
月舟图	/022
穷摆	/026
神枪一只眼	/030
一笑了之	/032
一把谷糠	/035
狼不吃	/038
智胜	/041
娃娃班长	/045
童票	/048
赎票	/053
孙友仁	/057
童金尿	/061
脚盗	/064



目
录

- 情报 /068
标语 /071
讨封 /075
徐记骨头馆 /077
张记杂货铺 /081
佟记火锅店 /084
狐戏 /088
画缘 /093
烟杆县令上钩记 /097
搓澡 /100
儒匪 /104
情书 /108
四寸金莲 /112
卢香臣 /117
裘贵 /120
穿过的衣服 /123
扈三爷与剃头匠 /127
孝子与八哥 /131
武家大院 /134
刺杀 /139

- 梅六 /143
- 官帽核桃 /146
- 绝赌 /148
- 单老尤 /153
- 大俊和丑旦 /156
- 邦儿 /158
- 善意的打杀 /160
- 贱票 /163
- 背大的媳妇 /168
- 寻参记 /172
- 狗宴与犬画 /176
- 蒋保留 /181
- 段彩舟 /186
- 任晓灯 /190
- 一个人的名字 /193
- 丢钱 /196
- 擦根火柴 /200
- 大嘴 /204
- 毒药 /208
- 墨药 /211



清 茶

野三坡境内有一高山，悬崖陡壁，状如斧劈。山顶有一平台，台上曾建有一座娘娘庙。据说建此庙时因山高路远，建筑材料难以运送上山，有人便想出用山羊驮运的高招。将附近村庄山羊集中起来，在每只羊身上拴几块砖瓦，成千上万的山羊边啃食青草边朝山顶进发，远远望去，整个大山犹如下了一层雪，很是壮观。

经过几百年的风吹雨打，娘娘庙越发变得残破，驻僧也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到清朝光绪年间，只剩一高僧在此修行。高僧法号了凡，已年近八旬，但仍精神矍铄，腰身板直。了凡高僧出家前乃是一名医者，本就心地善良，出家后更加仁慈，经常义务为百姓治病。他怕乡亲们到山上看病不方便，便每月初一、十五背药葫芦骑毛驴下山巡诊。那毛驴是个早产儿，它母亲生下它便死去了，主人怕养不活它，想丢弃不管。高僧得知，将小毛驴抱到山上，用米汤把它喂活。毛驴个头不大，却长了一个“大门头”，人说这种驴极聪明、极智慧。

了凡巡诊，天蒙蒙亮就出发。高僧骑驴，无须手握缰绳，稳坐驴背，仍能手持佛珠念经。毛驴四蹄撒欢，踏得山石“得得”脆响，人和驴都显出几分精神。

到了山下村庄，天正好大亮。病家主人早已在路口迎接。高僧下驴进屋，对病人望闻问切。主人回过身，将一捆鲜嫩青草恭恭敬敬放在驴面前，毛驴便很友好地望望主人，三缕二缕衔起而



食,吃得优雅而且气质。吃饱了,高僧也正好从房中走出,主人千恩万谢,高僧双手合十作别,骗腿儿上驴又去了其他病家。

高僧了凡骑驴巡诊,救治山民无数,百姓无不感念他的恩德。有人提出在悬崖峭壁上为其开凿一块巨型“功德碑”,百姓闻讯,无不响应,纷纷倾囊捐款。了凡知道后,吓了一跳,喊声“罪过”,骑毛驴便去阻拦,好说歹说,乡亲们才作罢。

了凡有一嗜好——饮茶。高僧脱俗,饮茶也极讲究,他一年四季饮的都是绿茶。绿茶的香气最雅致,一壶开水冲进去,那墨绿色的茶叶打着旋儿舒展成一个个透明的气泡,一股幽香能感染一片天地。茶具是一盏成窑五彩小盖盅,雕镂奇绝,一色山水人物,并有草字图印,那是出家前病家送他的,已摩挲得通体发亮。过去,了凡一直用山上的泉水煮茶,后来换成了山下村庄的“龙眼井”水。了凡第一次接过病家递给他的“龙眼井”水便眼前一亮。病家把水倒得满满的,水高过杯口,光滑如披了一层缎子面。高僧道声“极品”,喝一口果真比山上泉水更加甘冽。自此之后,了凡便改用“龙眼井”水煮茶烧饭。

为了凡运水的便是那头大脑门毛驴。

了凡先是领着毛驴下山驮了几次水,然后便决定让毛驴单独去驮。

天未亮,高僧便起床打火烧饭,接着添草加料,把毛驴喂饱,而后在驴身上拴好水桶,目送毛驴下山。

这是毛驴第一次单独下山驮水。毛驴因主人对自己的信任而激动,打着响鼻儿一溜小跑,没多久便来到了井边。这时“龙眼井”边已聚集了三三两两打水的乡亲。老乡们见了毛驴独自下山,先是一阵惊讶,再望水桶,更为惊奇——桶里边竟放着两张烙饼。人们一下子明白了——高僧要用烙饼换水吃。人们争先恐

后地为水桶灌满水，烙饼却没有留下，依旧让毛驴驮回去。高僧为乡亲们办了那么多好事，为他打水也要报酬么？

第二天，毛驴又来驮水，不过这次桶里的烙饼却变成了四张，乡亲们给桶灌满水后，依旧不肯把烙饼留下，毛驴便原地打转怎么轰也不走。一老人说：“他一准是上次驮回了烙饼，挨了大师的责怪。”人们只好留下烙饼，毛驴欢快地打个响鼻儿，立即转身上了山。

这以后，毛驴每天都在大清早儿下山，用烙饼换水，谁第一个见到毛驴，谁便拿走烙饼，然后负责给水桶灌水。

毛驴驮水，一直持续了二十年。这天早晨，天上下起了白毛雪。毛驴又下了山，然而身上不见了水桶和烙饼。毛驴见到乡亲们，仰天大叫，四蹄刨击地面，一脸的焦躁与不安。乡亲们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忙朝山上奔……入寺庙进禅房，见了凡已经坐化了，眼前一盏茶水，也已冰凉。

乡亲们含着泪把毛驴拉下山。大伙一商议，决定轮流养护它，每家一月。到了新家，毛驴拉磨驮柴，任劳任怨。当然，有一件事乡亲们谁都不会忘记，那便是户与户交接时，新主一定会和毛驴一起上山，在高僧墓前敬献一杯“龙眼井”茶。



神仙师徒

王神仙是人们对王郎中的尊称。王神仙医术高得没法再高，如神仙在世，甭管什么样的病人，只需到他摊前来上一次，吃上他把关开的三副药一准见好。于是人们便直呼其为“神仙”。人这一能耐，脾气就各色，王神仙也不怕树大招风，就干脆写了个“一面之缘”的招牌摆在摊位前。派大拿人，王神仙看病的水平还真不是一般俗人能比的。

王神仙本是个游方郎中，带着徒儿四海为家，但到了涑阳后，大概是年岁大了，不想再“游”，或者觉得涑阳这方水土养人，于是就“定”在了涑阳坐诊。

王神仙和他的徒儿到涑阳的时候已经六十出头，王神仙身瘦衣长，戴一顶黑缎子瓜皮小帽，鼻梁架一黑边眼镜，清清矍矍，清清爽爽，颇有些仙风道骨。王神仙的徒儿十五六岁的样子，门儿头苹果脸，后脑勺甩一小辮，见人就笑，一笑俩虎牙，端的是玲珑可爱。

王神仙师徒的摊位摆在角儿大街。王神仙轻摇纸扇桌前静坐，小徒弟垂手一侧侍立。那个“一面之缘”的幌子就绑在桌腿上。

也就俩月，王神仙便声名鹊起。求医问药的排起了长队。

病家来了，王神仙低一下头，目光从眼镜上面瞄过来，只说一个字：“来”，便伸出一根手指头。病家会意，把手腕子伸出来，王神仙把那根手指头搭在病家的手腕上。王神仙把脉只用一根手指头，那指头劲头忽大忽小，在手腕子上来回移动。不出几秒，松开手，却

不急着开方子,说一句:“兔儿(这时候人们才知道小徒弟叫兔儿),来试试。”说罢往椅子上一靠,纸扇半开半合,半扇半停,眼睛似闭非闭,似醒非醒。兔儿喜上眉梢,兴奋上前,先是朝病家鞠个躬,病家成全他,再次伸出胳膊。兔儿就半弯着腰站着,伸出几根指头搭住脉搏,忽而歪头忽而皱眉忽而转动眼珠,好一会儿,松手,扭头小心翼翼的叫声“师傅”,王神仙头稍微晃一下,从嗓子眼里飘出一声“嗯”,兔儿便拿起笔开方子,写几笔停一下想一会儿,写几笔再停一下再想一会儿。写罢,把方子双手托举到师傅眼前,诚惶诚恐地说声:“师傅请过目”。王神仙撩开眼皮,扫视一眼,再从嗓子眼里飘出一声“嗯”,算是过了。兔儿把方子双手递给病家,收完诊金,便又规规矩矩站到一侧。有时候兔儿开完方子,让师傅过目,王神仙却懒得看一眼,说“念”,徒儿便念,念完,师傅也会很生气地说一句:“加味连翘。”或者“黄连呢,怎么又丢了?”兔儿诺诺,忙提笔加上。也有难伺候的病家,不想让徒弟练手艺,老郎中就只把脉不给开方子。能耐人的规矩,不是随便哪个人能破的。

派大拿人,也唬人,大概就在这时候,人们开始把老郎中唤作王神仙。

不过,还真有人就破了王神仙让徒弟练手艺的规矩。

谁啊?袁世凯。

这一年,直隶总督袁世凯巡视涿阳。赶巧那天袁大人路上染了风寒,发起了高烧。涿阳县令忙找郎中诊治。王神仙师徒被请到县衙。王神仙虽说是个“神仙”,但听说给总督治病,也着实有点紧张。

师徒二人被县令引着小心翼翼走进卧室。袁世凯正在暖床上斜躺着,身上捂了三层棉被,只把个大脑袋露在外边。县令小心问候,袁世凯“嗯”一声,县令示意看病。王神仙轻手轻脚坐下,一指搭住袁世凯的手腕子。袁大总督大概觉出一根指头把脉新奇,睁开眼





瞄一眼王神仙。王神仙手一颤，忙又把手松开，示意兔儿上前。兔儿初生牛犊，伸手就把指头搭在袁世凯手腕上，袁世凯却喝一声：“干吗？小娃娃要用我练手艺么？”县令一哆嗦，忙喊大人“恕罪”。袁世凯把脑袋缩进被窝不再说话。县令忙示意王神仙随自己出去。师徒二人跟着县令来到院中。县令擦擦脑门上的汗压低声音朝王神仙呵斥：“总督大人的贵体，是可以练手艺的么？大人到底什么病？”谁知王神仙扑通跪下了：“大人，小人不会……不会看病。”县令丈二了和尚。王神仙战战兢兢地说：“真正的郎中是我们家小主人”。说着一指兔儿。县令依旧找不到北，看一眼兔儿。兔儿很老成地作个揖：“大老爷容禀，我是郎中，只因我人小难服众，所以才雇了个老大爷做‘托儿’。”县令惊讶万分，歪着脑袋想了下，说：“你们一真一假，如何做得天衣无缝？”兔儿俏皮地吐下舌头：“我们有暗号，开好方子请老爷爷过目时，我伸食指，说明缺‘连翘’，伸小拇指则是少‘黄连’……”县令这才恍出个大悟，旋又恼了脸：“大人的病如何诊治？”兔儿一挥手：“不用把脉，只望其面闻其声便知大老爷只不过是受了点风寒，只需按伤风感冒抓药即可。”

师徒县衙露馅，王神仙再不好意思当“神仙”了。转天，兔儿便一人出摊。

兔儿学者王神仙的样子正襟危坐摊前，很快便围了一圈人，兔儿眉开眼笑。想不到人们却指着他说：“娃娃也会看病么？”话音未落便是一阵哄笑。笑声散去，又一拨人围过来看稀罕，就又是一阵笑。

晾了半天鱼干儿，兔儿蔫头耷脑地回了家。一老一少脸对脸看了好半天。

没办法，第二天，王神仙又“活”了。

生命的绝唱

黑色的硝烟弥漫天际，太阳在这黑色烟雾的笼罩下略显浮动。鬼子为了占领野三坡这个名叫“鸡蛋砣”的高山阵地，用骡子拖来了十门山炮。敌人的炮火把阵地几乎翻了个个儿。

他们已经坚守了三天三夜。牺牲战友的尸体在七月高温的烘烤下已开始发出异味，吸引着一只饥饿的老鹰向这个方向飞来。排长举枪向鹰瞄准。鹰俯冲一下，大概是发现了危险，便又高悬天空。瞄了瞄，排长却又把枪放下了，他犹豫着是否值得为一只鹰去浪费一颗子弹。那鹰身子稍晃一下，终究还是知趣地飞走了。除了噼噼噗噗的火苗声，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安静。

一个排的战士打得就剩了两个人。除了排长，另一个是十六岁的娃娃兵。排长人高马大。兵身材瘦小，一脸的稚气。

兵念过洋学堂，读了半截，去年背着父母跑来参军。兵有文化，会写诗，都是抗战诗，很鼓劲。稍一有点空闲，兵便写诗。兜里装了好多碎纸片子，五颜六色，大部分是捡来的烟盒纸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字。兵本来在宣传队，但主力部队因为打仗减员过多，被补充到了一线。刚来几天就碰到了这场硬仗。因为又瘦又小，大伙儿叫他“瘦干儿。”排长却只叫他“干儿”，而且两个字不连起来叫，他喊：“干——儿。”瘦干儿说：“排长占我便宜。”排长嘻眯一笑，说：“我这岁数，当你干爹，你不吃亏。”

这片刻的宁静令排长全身放松，他解开裤带开始撒尿，刚尿



了个头,却又急忙刹住,拿过干空的水壶,拧开盖子对准壶口继续猛撒。撒完,拧紧盖子,朝瘦干儿说:“没了水,这是宝贝。”瘦干儿此时正睁大眼睛紧张地盯着山下。他望眼排长,生怕错过什么似的又赶快把目光挪到山下。排长说:“别紧张,鬼子进攻,先打炮。”瘦干儿这才抹把汗水,一屁股坐到地上。

排长挖了一锅烟,斜靠坐下,袅袅起一股烟雾。吸完烟,排长开始数子弹,还有十二发。排长问:“干——儿,你,还有多少子弹?”瘦干儿说:“五发。”排长说:“都给我。”瘦干儿磨蹭着把五发子弹掏出来,又一颗一颗过了下数,递过去,却又恳求说:“排长给我留点吧。”排长想了想,就又退给他一颗,说:“我一发子弹能换一个鬼子的命。”瘦干儿咬着嘴唇说:“我也……能。”排长问:“你干死了几个?”瘦干儿说:“一个。”“瞎猫碰到了死耗子。”排长说,“笔杆子不中,打鬼子得用枪杆子。”瘦干儿小声说:“诗,也是武器。”排长“喷儿”地一笑:“什么湿啊干啊的,狗屁!”

这时炮弹呼啸而来,排长喊声卧倒,便把瘦干儿压在了身子底下。一轮炮击过后,排长从土里拱出来,从身下拉出瘦干儿,顺势摸了下他的裤裆,说:“我看是‘湿’? 还是‘干’?”摸过,感觉湿漉漉的,骂道:“孬!”瘦干儿羞愧难当。

鬼子屎壳郎似的又开始向前挪动。排长瞄准射击,果真一枪一个准儿。瘦干儿看了排长几眼,捂了捂胸口,按住那狂跳的“小兔子”,举枪瞄了好半天,“叭——”一枪,一个鬼子倒栽葱。排长望眼瘦干儿,舔舔大拇指,摸出一颗子弹在手中捏了捏,撂个高儿,扔给他。瘦干儿子弹上膛,又捂了捂胸口,瞄半天,又一枪,又有一个鬼子倒栽葱。

鬼子趴在石头后面,暂时停止了进攻。而此时,正好他们的子弹打光了。

他们只剩了一颗手榴弹。

两人开始后撤，但没走出百步，只好停下了——前面是悬崖。

鬼子从三面包抄过来

排长说：“咱今天回不去了。你这孩子也真可怜，只有十几岁。”

瘦干儿汪了两眼泪水。

排长问：“怕了？”

瘦干儿咬着牙说：“不怕。尘土迷了眼。”

太阳渐渐暗淡了光泽，朝西天坠落下去。

排长搂住瘦干儿，感觉出他身体的轻轻颤动。

“干——儿，咱爷俩一块死，我陪着你，怕啥！”排长说着拧开了手榴弹盖儿，“咱队伍里没孬种！”瘦干儿的牙齿打着颤，说：“我——不孬。”排长拉出了弹弦，慢慢地在手指上缠绕。瘦干儿忽然说：“排长，别浪费手榴弹，给鬼子留着……咱跳崖，兴许还能活了……”排长脸对脸望着瘦干儿说：“对，咱留个囫囵身子。”

排长向鬼子甩出了那颗手榴弹。

排长搂着瘦干儿走到悬崖边。向下一望，瘦干儿闭了眼，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排长忽然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吼道：“我说过，咱队伍里没孬种！”

瘦干儿说：“排长，我不是……排长……我蒙上眼睛……行吗？”

排长皱皱眉，说：“行！”

瘦干儿又说：“排长，我还要留首诗。”

排长迟疑片刻，说：“也……行！”

瘦干儿摸出了碎纸片，又拿出了笔，坐在地上，开始写诗。此





时瘦干儿似乎镇定了许多。排长那只大手一直搭在他脖子上，也斜着眼望着那支铅笔头刷刷地急速滑动。写完，瘦干儿把纸装进衣兜里，按了按。“兹拉”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，蒙在眼上，说：“排长，给我系上。”排长边系边哽咽地说：“其实，你还是个娃娃啊！这样，也不丢脸！”

瘦干儿嗫嚅着说：“真——的？”

鬼子涌到了山上，惊愕地望着两个人。

疲惫的太阳即将结束一天的旅行，西方的山峦被阳光染成一片血红。忽然起了一阵怪怪的风，风无定向，蹿过来蹿过去，蒙在瘦干儿眼上的布条竟被风吹得有些招展。

蒙着双眼的小战士和排长一起走向了悬崖尽头……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那个叫瘦干儿的兵是我的四伯父。三年前，我在野三坡抗日战争纪念馆里看到了他那首写在烟盒上的诗。诗是这样写的——

在牺牲的那一刻

我蒙上了双眼

同志们啊别说我怯懦

我只是不忍看

不忍看属于我的最后一抹阳光

在眼前匆匆掠过



八路墙

很老的一片围墙。墙体已有坍塌，墙面斑驳陆离，几根乌黑的木梁横七竖八地残留在上面。冬天，常有猫或狗趴在上面晒太阳，被人惊醒了，躬躬腰，倏地蹿下去，墙上的土坷垃便呼啦掉下来。

墙是九爷家的，确切地说，这是他家的房墙，原先这里曾经是他们的三间瓦房，后来房老了，九爷家就在另一块地方盖起了新房，老宅院便荒废了，再后来风侵雨蚀房顶也塌了，就剩下了这几堵破墙。

昨天，儿子又来和他商量盖房子的事。九爷的儿子做买卖挣了大钱，在县城置下了好几处房产，但贪恋着老家的山水，还想着在村里再盖处楼房。可是他们已有两块宅子，按上级政策不能再申请宅基地了。儿子就想铲掉老院的这些残垣断壁，在上面起幢二层小楼。本来是好事，但九爷就是不同意，九爷不同意的原因是他舍不得其中的一堵墙。

因为那堵墙上写着一行字。

不错，那其中的一堵墙上，确实写着一行字，只是字的颜色已经褪色，有的字迹因为墙的破损甚至只剩下偏旁部首，但仍能让人读懂，那是八个黑色的大字：打到日本帝国主义。

九爷记得，那时候他刚六七岁，那个比他高半头的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小哥哥，在他的仰视中一笔一画地在房墙上写这些字